

生命共同体视域下威廉·华兹华斯诗歌研究

——以《小白屈菜》和《我知道一个老人，他情非所愿》为例

刘延珍

兰州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威廉·华兹华斯作为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诗人，其诗歌在英国及世界各地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华兹华斯的诗歌以自然景观，田园生活和英国平民的日常经验为核心，深刻体现了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独到见解。因此，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以《小白屈菜》和《我知道一个老人，他情非所愿》为例，聚焦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人与动植物的情感互动，深入探究其诗歌在培育个体的生态情感、塑造环境伦理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威廉·华兹华斯；生命共同体；自然；植物；动物

引言

自华兹华斯的诗作问世以来，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层出不穷，成果丰硕。在这些研究中，多数评论家集中探讨了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主题及其生态思想。贝特在《地球之歌》中探讨了华兹华斯对特定地域的关注^[1]，将其作品与诗人的环境意识相联系，主张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生。马玉凤则从华兹华斯的几首标志性诗作出发，剖析了其诗歌中所体现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并探讨了其对英美浪漫主义作家的深远影响。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共同体”概念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部分学者分析华兹华斯诗歌中有机共同体与独体之间的冲突，探究传统乡村共同体与变革社会之间的冲突。上述研究从多元维度对华兹华斯的作品予以深入剖析，充分彰显出其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多元价值。然而，在现有的学术探讨中，鲜少有学者能够将“生命共同体”这一前沿性概念有机融入华兹华斯诗作的解读框架之中，并展开系统性的深度分析。因此，本文旨在从“生命共同体”的研究角度出发，揭示华兹华斯作品中人与动植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一、生命共同体：背景与衍生

“共同体”这一概念源自拉丁语词汇 *communis*，其原始含义涉及共有或共同的属性。自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提出共同体的初步构想以来，西方思想界

便开始了对这一概念的深入探讨与辩论。在近十年的学术探讨中，“生物共同体”这一概念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并吸引了大批学者。“生物共同体”指“生活在一定生态环境内、相互作用的动植物种群的总体”^[2]，相较于生态意识，“生物共同体”更强调整体性、稳定性和美感。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中提出：“任何事物，若能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与美丽，即为正确；反之则为错误。”^[3]尽管作为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将“生物共同体”等同于“大地共同体”或“生态系统”，且在伦理学层面，“生物共同体”这一概念的适用性仍显局限，远不如“生命共同体”更具理论包容力和伦理价值，但他的思想无疑为生态伦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它不仅涵盖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包括动植物和人类，更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互动与整体性联系，并融入了对生命本身的情感体验与哲学思考。相较于传统生态中心主义，生命共同体在文本分析上展现出以下优势。首先，在理论框架上，它突破了“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二元对立模式，转向一种系统融合的分析视角，引导研究者关注文本中人类、动植物及环境要素如何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命运网络，从而揭示叙事中共生或共毁的深层逻辑。其次，在文本适用范围与批评姿态上，生命共同体极大拓展了生态批评的疆界，克服了传统生态批评有时存在的道德审判倾向，倡导一种内在反思的对话式批评，承认批评者自身亦处于复杂的共同体关系之中，从而使批评更具辩证性、细腻性与跨文化理解力。

作者简介：刘延珍（1999.08-），女，汉族，甘肃白银，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

总之，生命共同体理念通过其系统的关系性思维、鲜明的责任伦理导向以及广泛的文本适用性，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更为全面、深刻且更具实践意义的理论范式，标志着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进展。

二、人与植物共同体中的情感互动

在当下社会，生态危机日趋严峻，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然成为现代文学领域中备受瞩目的一大研究议题。植物作为自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却始终处于被漠视、边缘的境地。回溯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将植物界定为具有滋养的灵魂，并将其置于生物链的最低端位置。正是这一传统的划分方式，致使植物在后续的发展历程中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生物学家开创性地提出了“植物盲点”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人类在对待植物时，长期存在将其边缘化、工具化以及他者化的普遍现象。在此特定背景的驱动下，“植物批评”与“植物转向”应运而生。“植物批评挑战了人类在植物生命中的特权地位，并通过道德、政治、历史、文化、文本和哲学等一系列视角来重新审视植物”^[4]。

在这一批评语境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在其文学生涯中，始终以无与伦比的抒情热忱，将大量创作激情倾注在对植物和风景的礼赞之上。在“物转向”批评话语微观审视下，华兹华斯诗歌中与植物相关的细节，如植物的色彩和形状等都蕴藏了不容忽视的生命意识。其中，野生的小白屈菜尤为引人注目，诗人特为其创作了三首诗歌，以表对它的盛赞之意，使其在诗歌的植物意象群中卓然独立，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致小白屈菜》一诗的序言中，华兹华斯表达了对小白屈菜未被英国诗歌所充分注意的惊讶。

诗歌开篇，诗人常常将白屈菜与那些更受文人追捧的花进行对比，并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称小白屈菜是“诗人的珍宝”^[5]。这立刻确立了一种反传统的平等视角。在生命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价值都不应因其显赫与否而被衡量。诗人主动颠覆了人类的审美霸权，赋予被忽视的白屈菜以最高的价值。这表明共同体的价值在于内在的、平等的存在，而非外在的、功利的评判。诗人将自己与花朵共同归属于我们，语言上直接构建了共同体关系。

华兹华斯细致地描绘了白屈菜的行为，并将其与人类的情感状态紧密相连。最经典的例子是他对花朵响

应阳光与天气的拟人化描写。“畏惧寒冷和雨”^[6]诗人并非冷眼旁观，而是深入感受花朵的情绪。他将花朵的开合解读为喜悦与畏惧，这与人类的情感模式产生了共鸣。在生命共同体中，理解万物的语言是建立联结的基础。诗人通过共情，感受到了花朵的机灵与谨慎，从而消解了人与物之间的隔阂，证明了情感是联通所有生命的通用语言。“在自己的衰朽中，它无能为力；它肢体僵硬”^[9]，诗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小白屈菜干枯衰老的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普通读者也仿佛在小白屈菜的衰老中洞悉了人类终将衰老死亡的命运。结尾处，诗人以一种忧郁且复杂的情感传达出对生命无常的深沉喟叹，“在忧郁中微笑”^[7]。通过这些细腻描绘，华兹华斯赋予小白屈菜深刻的文学与象征意义，同时深入探究了生命历程中的兴衰交替，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生物间微妙深邃的情感纽带。上述描述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华兹华斯对小白屈菜的深厚情意，更凸显了他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刻领悟。

三、人与动物共同体中的情感互动

随着生态批评和文学生态研究的不断深化，学术界开始将研究视角从传统的植物书写转向与人类共生共存的动物，这一转向被称为“动物研究”或生态研究中的“动物转向”。德里达在《所以我才是动物》中提出“生态动物是一个无法还原的多样性生命体”^[8]，强调了动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与动物的关系。王宁在《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不应忽视地球上的各种动物以及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倡导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9]这些观点不仅标志着生态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变，还为探讨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在华兹华斯的文学创作版图中，诸多诗篇蕴含着他对动物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深沉情感，《我知道一个老人，他情非所愿》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作。这首诗娓娓道出一位穷困潦倒、孤苦伶仃的老者与一只知更鸟之间相互依偎、彼此慰藉的动人故事。诗作开篇，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蛰居于救济院的老人形象。“不肯与人为伍；仿佛置身于无形的牢笼”^[10]奠定了全诗孤独冷清的基调，也表现了老人对人际往来心生抵触，似乎被人类社会抛弃。然而，老人并未陷入绝对的孤独，因为自然万物主动填补了这一空缺，与他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与人类的排斥相反，自然界的生物主动接近老人，它们“从不登门”^[11]，却贪婪地啄取老人留在地上地面包屑。这种

关系建立在最基础的生存需求和最纯粹的感知之上，体现了命运共同体最本真的形态。老人“留下面包屑”^[12]，这是一个慷慨且充满关怀的举动，表明他并非被动接受怜悯，而是主动地向自然释放善意，参与并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运转。

回溯往昔，贫困迫使老人踏上乞讨之路，也正是这段困窘时光，机缘巧合之下，老人邂逅了那只知更鸟，自此缔结起一段超乎寻常的情谊纽带。“孤独的一鸟，一人形成了一条强烈的纽带”^[13]，寥寥数语精准勾勒出二者关系的紧密程度。在人类社会中，老人是他者，是被约束者。但在与自然的共同体中，他原有的边缘身份被消解了，获得了新的定义。从被约束者到守护者与伙伴，他不再是社会的弃儿，而是成为了鸟类的喂食者。他的价值不再由人类社会衡量，而是由他在这个自然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建立的关系来定义。他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侵入者，而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和谐组成部分。这彻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完美诠释了命运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平等性。

然而，命运的无常终究还是打破这份宁静美好。短暂的温馨时光稍纵即逝，老人与知更鸟被迫天各一方，形单影只的老人仿若被连根拔起的枯木，再度失去了生活的依傍，坠入无尽的悲戚与落寞深渊。“虽被分开，情分却长存”^[14]，这句诗仿若沉痛的叹息，道尽分离背后的悲壮与凄凉，于无声处叩问着读者关于生命、情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命题，余韵悠长，引人沉思。华兹华斯的这首诗歌，通过简单的叙事，深刻地阐释了“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核心内涵。最终，这位情非所愿的老人，在被迫的居所中，反而找到了更真实、更恒久的共同体。诚如卢黎歌在《新时代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命运共同体”^[15]。这首诗因而成为了一首献给所有被遗忘、被边缘化生命（包括人和动物）的颂歌，也是对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诠释之一。

结语

当下，严峻的生态危机正深度重塑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径与生活方式，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并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驱动下，过去数百年间，自然资源遭受无节制掠夺，生态系统遭到肆意破坏，远超其承载与修复能力的极限，最终导致生态失衡、自然灾害频发，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面临严重威胁。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通过诗艺重构了人与自然的审美与伦理关系，打破主客二分的认知隔阂，为自然“复魅”，使其成为可与之平等对话、情感相通的伙伴。他的诗歌实践为培育个体的生态情感、塑造环境伦理意识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文学范例，从而也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机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 [1] Bate J. The Song of the Earth[M]. London: Pan Macmillan, 2001: 139.
- [2] 孙宏. 薇拉·凯瑟作品中的生物共同体意识[J]. 外国文学研究, 2009, 31(02): 71-80.
- [3]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姚锦镕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213; 233.
- [4] 范跃芬. 植物批评[J]. 外国文学, 2024, (05): 100-110.
- [5-7] (英) 威廉·华兹华斯. 我孤独地漫游，如一朵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 秦立彦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117-123; 161-162.
- [8] Derrida J, & Wills D.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more to follow)[J]. Critical inquiry, 2002, 28(2): 369-418.
- [9] 王宁. 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J]. 外国文学研究, 2020, 42(01): 34-41.
- [10-14] (英) 威廉·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叙事诗选[M]. 秦立彦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320.
- [15] 卢黎歌等. 新时代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150.